



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。

以古為鏡，可以見替興。

以人為鏡，可以知得失。



官 鏡

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。

以古为镜，可以见替兴。

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

◎ 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官镜/肖仁福等著-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2.5

ISBN7-5387-1589-7

I. 官… II. 肖… III. 小说-中国-现代.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2154 号

官 镜

作 者:肖仁福 等

责任编辑:柳 浩

责任校对:柳 浩

装帧设计:中意工作室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545 千字

印 张:30

版 次:2002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7-5387-1589-7/I·1522

定 价:48.00 元

目 录

九千万 于 卓 1

他原以为丁琦是个坎儿，自己不好往前迈，谁知现在人家把自己当坎儿跨过去了。

项菲是那种得宠得怜的女孩子，她的哂笑不仅有商业价值，而且有让人突破自己的去大胆想像点什么空间，整天打她手机的男人们，都是些款儿腕儿头儿……

柴占这才转过目光，悄声道，官是男人给的，交情是自己处的……

一切如新 李治邦 60

通常，一个市委书记嫖娼肯定是要受严厉处份的，但放在张早强身上怎么就什么事也没有呢……

省纪委刘副书记小声对海新说，张早强的事情不那么简单，临上平阳市省里有人打电话，说张早强如何如何，一个女人重要还是平阳经济重要。海新说，谁打的？刘副书记看看身后的人，没再说话。……

红颜 石钟山 102

在女人的行列里，她已不年轻了，她知道，自己到目前为止还算有几分姿色，那是因为她没有生育过，体型没变，但她已经不能算青春了，和王处长这样的男人比，她还算青春的。因此，她在王处长这里找到了自我，找到了那份感觉……

那天，何二宝莫名其妙地喝了许多酒，后来大着舌头说：到现在她还没结

婚,但身边并不缺女人,还有女人甘愿为他生了三个孩子,最后他就潮湿着眼睛说:这么多年了,我没忘记你呀,做梦都梦见你。

第二官场 毕四海 149

“我这样做显然会得罪一些当权者,也许因此而丢官,可是我不怕,因为在我的心中,老百姓的利益比个人的一顶乌纱帽不知道要重多少倍。”我的上书被市纪委转发,我在效县人的眼里成了不怕丢官、敢于碰官的人,人们最佩服的就是这种人呀,我知道。结果,县委书记、县长两人被同时调离郊县,降级使用。而我,不但没有丢官,还升了官……

老于,对你,我也不点想不通。你可以在战场上用生命保护我,为什么转到官场上,你却要来计算我?难道一切只能用一个权字来解释?是的,有哪一个二把手满意自己的位子?二把手天生的就要向一把手挑战。那好既然有人想从我的手里夺去什么,我就要全力以赴地保卫什么。不管这个人是谁,战友、兄弟,都不行。

一票否决 肖仁福 204

为此干部们议论纷纷,说发财要乱来,当大官要后台,组织部长是周正泉党校时的同学;说生命在于运动,当官在于活动,周正泉给分管党群的第二书记李旭东送了两万元现金……

周正泉还想,毛富发你没当上书记也值得,你老婆这个大胸脯就抵得几个乌书记……

据说这是李旭东上任书记后签发的第一个文件,文件的内容是龙溪境内的窑山出了群体性罢工闹事的恶性事件……

游戏无规则 伍稻洋 260

临时大总统也是总统,市委、市人大、市府、市政协、市纪委等市里的工作都要向他请示汇报,市直机关及乡镇的工作也要向他请示汇报。庞俞对突然

多起来的请示汇报,说不清心里有多么惬意,但表面上没有丝毫的流露……

方惠进到市长内会客室,发现庞俞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。在男人眼里,女人都是一道可口的菜,是否吃得到愿意吃多少次,是另处的事。方惠是一道非常诱人的菜,接触过她的男人无不痴迷,但几乎一个个望菜兴叹……

李晓的处理准则是,你好我好大家好,如果非要得罪,宁可得罪副职,不可得罪正职,宁可得罪外地人,不可得罪本地人……

权力的成本 钟道新 322

没有任一个官员,不想把“官”作大的。只有作大官,才能办大事。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,就装多少水,如果你想多装一些,必须扩大桶的容积。但我有选择的余地。金冶破天荒地点燃一支烟。我的成本就是不当那个大区长,收益就是维护了我的作人准则……

官欲 肖仁福 415

人也就是怪,那些天天门庭若市的有权人,不堪忍受惯于昏暮敲门的人的滋扰,门上一有动静就心惊肉跳,而像钟开泰这类向来无人问津的边缘人,忽然有人找上门来了,则不免浮想联翩,受宠若起来。当下……

九 千 万

于 卓

干净，海滨城市的天空，是干净！一局局长助理柴占伫立在窗前，眺望初春的天空，边感叹边等手机。其实他每次来到这座海滨城市，都会静下心来，感受一下这里的天空。

一局坐落在 A 城。A 城的天空仿佛老化了，太阳光都是锈色的，空气污染是 A 城四季的主题。早几年，柴占还是副处长时，动过来这座海滨城市的念头，当时有个机遇挺好抓的。这里的工程公司，是局下属的二级单位，柴占打公司主意的时候，公司经理正在给自己一生的工作收尾，然而柴占最终没戴上公司经理这顶帽子，公司党委书记田达，把经理的担子一悠，就挑在了自己的另一个肩上。柴占没挪出 A 城，倒不是局里的某些活动差细节，而是因为他爱人的头摇得坚决。他爱人对大海没兴趣，说什么这好那好，我看你去那里，根本就没考虑我和孩子的问题，只想你自己混个正处干干。你呀，啥眼神嘛，也不好好想想，到了那里，人生地不熟不说，你还能有什么发展机遇？话还真叫他爱人说着了，后来柴占一步步干到了局长助理（副局级），有一次他爱人趁着热乎劲说，怎么样？

怎么样？当初没叫你去海边对了吧？去了你这辈子，只能给老婆孩子当助理！柴占听了心里美滋滋的，嘴上却不服输，说助理也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。爱人嗷嗷嘴说，哟哟哟，还脸窄了，为了干这个助理，我看你这两条小腿都跑瘦了。还有哇，我问你，咱家那根百年野参呢？同志，别得了便宜就卖乖，跟老婆还绕什么圈子，说完爱人格格格地笑起来，柴占脸上一阵不得劲，心里也不自在，可他从此却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，就是一个行走官场的人，隔三岔五在老婆面前丢点丑，或是故意露点短儿让她揪揪，这家里的气氛就和谐些，因为夫妻之间也有个心态平衡问题。你官当大了，越在外面呛五喝六，回家来老婆孩子越找茬贬你挤兑你，生把你不当一回事，叫你在家里没那种管人的感觉。单位就是单位，家就是家，单位里的工作脸往家里摆，家里的嗑拿单位里去唠，那你的麻烦就大了。会当官，首先要学会做丈夫，不然后院的小火苗窜起来，迟早要烧到你办公室里去。千人易管，家妻难驯，这恐怕也是当今的时代特色了，柴占对此感受至深。

田达的声音进了柴占的手机，柴占转过身，倚着窗台说，田总，我。柴占每次来，称呼田达官职时，冲办什么事，也考虑场合，放松时就田经理田总握一起叫。单叫田总，说明要办的事，圈在三星级的银月国际饭店里。银月国际饭店，是工程公司开发三产的成果，田达兼着银月的总经理。

田达说，柴老弟，我可是有日子没得到你的关怀了。柴占笑出了声，说还没到下海的季节呢，我先让你的耳朵闹闹。都闲出茧子来了，田达笑道，忙什么呢？柴占压低了声音，故弄玄虚说，到了，刚飞来。那边田达从转椅上站起来，皱一下眉头，说

就这么蔫不唧唧地摸来了，你这不是成心给我制造失礼的机会嘛。好，我这就去银月。柴占说，那你可就扑空了。田达又皱了一下眉头，心说这家伙到底在哪里？柴占说行了行了，甭胡思乱想了，我住进冲浪大酒店了，五零六房间。

冲浪大酒店离银月不远，是个合资酒店，老板是台湾人。冲浪的规模比银月大，挂着四个星。田达绷绷脸，感到有些意外，但他还是没什么负担地说，柴助，你此行该不是代表局常委来宣布你老兄我副局级了吧？跟你说，你可别害我，我沾点幸福就晕。柴占说你别打哈哈，等下我罚个点球，啪一脚射出去，就看你这个守门员怎么把门了，你要是把球扑出来，你恐怕就要在海边蹲一辈子了，如果你扑个空，你老兄的机遇呀，说不定就来了。柴占这通不着边际的话，把田达侃晕乎了，吃不透柴占要搞什么名堂，不过田达挺有兴趣，就顺下话说，我怎么听着像要玩假球呢。柴占放粗了声音，嗯，你有思路了，你赶紧过来把大门吧。五零六房间，别忘了。

坐奥迪去冲浪的路上，田达静下心，琢磨柴占这次来到底要于什么？他想有事是没跑，只是断不准埋在他舌根下的是公事还是私事，那事一旦压到自己肩上，也不知自己能否扛得动，局领导的事，哪有轻的，自己这两个肩头，得常年腾出一个来扛领导们搬来的事。

在一局下属的这些二级单位里，田达比同级的干部们活得显眼，这是因为他蹲在了一个显眼的三星级豪华坑里，他想比那些蹲萝卜坑的厂长经理们矮一头也不行。田达的实力，在他的地面上就不必说了，到了A城的局机关大楼里，他的站坐说笑那也是

不含糊。一般下属单位的头头脑脑往局里跑，见了局领导站成啥样另说，单讲面对小科长这一层人，岁数大的不敢卖老，年轻点的假装没阅历，一律拿吹吹拍拍的好话，哄人家给笑脸，跟田达的待遇没法儿比。田达每次到局里，不管是开会还是汇报工作，局领导和处室长们都主动跟他打招呼，都把他当成自己人。至于说小科长一级的，哪个能请他田达吃顿饭，哪个脸上就有光了。田达能在局里混到这份上，那是他有脑子，他针对局里人年年往海边挤，给自己定了个应酬原则，就是当家做主的贵宾化，多事的官太太亲自抓，伺候重点处室长不能出差，一般关系拿拿架，该打发的说小话，实在没辙的也别怕。至于说柴占的事，田达另有关照标准。田达跟柴占的私交，写满几页稿纸，也未必能开出头来。每年一进暑期，打柴占旗号来往银月的男女老少，一拨接一拨，大南海北操什么口音的都有。田达常常想，这个柴占了不得，社会活动面太宽了，他有事时只要把手里的关系网往外一撒，那真是想捞啥就有啥。

敲开五零六房门，田达跟柴占一搭手，就圆着两眼说，你什么意思嘛，咱银月的总统套房，就比这儿的五零六差？柴占摇着被握的手，例咧嘴说，不是在电话里跟领导汇报了嘛，我这次是来罚点球的，心里没谱，担心你到时人球不分、把我扑出来，所以就没敢往府上住。田达盯着柴占的脸，心说他什么时候成了球迷？看样子他这次来，是要办点邪事。田达坐进沙发说，你行，小潇洒玩得挺幽默。柴占叹口气，拿起茶几上的中华烟，磕出一支递给田达，说我行啥，我看还是你老兄行，局常委们集体把你信任了。田达接烟的手僵在半空，心里腾地一跳。柴占望着田

达。田达给他点着烟，再给自己点着，把晃晃悠悠的心往下沉沉，拿着劲说，完了，就怕领导信任，一被领导信任，这火就来了，我田达也就不是田达了。柴占乐了，吹口烟，眼角余光沾在田达的脸上。看柴占坐得稳稳当当，田达心里犯起了嘀咕，琢磨着他带来的事，不大像是叫自己高兴的事。田达说，啥指示呢？叫我扛还是让我背？柴占忽地转过头，瞅着田达说，准备好了？那我就射门了。田达说你再不起脚，就射空门了。柴占语调平和他说，局里决定把银月卖了。田达没往心里去，，笑道那好哇，那我就省心喽！柴占站起来，拍拍田达的左肩道，田兄，真事。田达腾地起来，意识到柴占没跟自己逗闷子，柴占嘴上的真真假假，自己的感觉最先验。卖了！田达嘟哦，坐下，柴占垂下目光问，球进了？田达挺起腰，扬起脸，诧异道你踢了吗？球呢？打飞了吗？要不你再来一脚？柴占心里有数，田达这是在跟自己要局里卖银月的说法，于是捻着手指，说内幕呢，我本不该透露，透露了，咱俩就是挂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总局对一、二、三局下属的部分二级单位重组方案，已经有眉目的，你这里可能划给三局。

总局将要实施战略性重组这股风，在去年一入冬就刮了起来，重组意义宣传大纲，发至三个局的各二级单位。一局对重组挺重视，局长邹波曾把局基地外各二级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召到局里开会，学习大纲精神。其实大纲里没什么具体内容，无非是针对竞争激烈的市场，从战略发展的高度、阐述了此次企业重组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。那次开完局里的会，田达一回来就把公司的职工召集到一起，也开了个贯彻重组精神大会。会后老百姓对

重组的反应不太热烈，都说爱咋组咋组，组到哪儿都是吃这碗饭。

柴占搓搓脸，仰起头说，这几年，局里对你够意思，这你心里也有数。邹局长把九千万甩在你这里，多少人眼红呀，还少嘀咕你了？柴占的这番话，田达听着不舒服。心里一堵一堵的，便把烟头拧死在烟灰缸里，散架的口气说，我能知道买家是谁吗？柴占站住说，熟人，贺少仁。

贺少仁是香港人，在 A 城当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理，这公司是总部设在香港的联宇国际电子集团公司的子公司。贺少仁跟邹局长有私交，贺少仁年年光顾银月。曾给银月揽过香港方面旅游观光团队的生意。田达对贺少仁印象最深的事，是贺少仁曾在银月开的那个规模不小的电子产品洽谈会，当时请到了不少政府官员、社会名流、商界大亨，住在香港的集团公司总裁，也携妻来了，搞得银月上上下下一片热闹，贺少仁把他四十多岁男人的风采，展现在银月的各个角落。

田达续上一根烟，问，那卖价呢？柴占说，姓贺的说他顶破天能出九千万。田达点点头说、那就是卖了九千万呗！柴占安慰的口气说，你此时的心情，我能理解，其实我这心里也有点疙疙瘩瘩。

田达沉默。昔日银月拔地而起，不搭银月压着的那块地皮钱，人民币一捆捆投进去一亿两千万。这是那当儿的成楼价，银月若是搁现在往起盖，就算不考虑地皮钱，没两个亿垫底，怕是开不了张。当初银月的一亿两千万投资，是从三个方向拢齐的，局里无限期低息贷款九千万，公司掏了一千万，差那两千万

是从银行贷来的。时至今日，银行那两千万贷款已全部还清，公司那一千万，也早已从接待费和其他一些名目上核销掉了，只是局里的九千万没还回去，局里年年也就是讨走那点象征性的利息，给机关搞搞福利。

田达感慨道，去年要是听我的，我现在也就不多想了。柴占没应声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去年秋天，田达张罗卖银月，是因为大环境和小气候，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东南亚金融危机顺海漂来，好些预定了床位的海外游客，纷纷退床，自然入住的客人也锐减，赚外汇的渠道一下子窄成了一条小细缝。如果光是这一块受损，银月倒也能撑下去，可要命的是暑期刚至，也不知从什么人嘴里造出天大的谣来，说这座海滨城市正在流行甲肝，已经死了多少多少人，哪哪也给封闭了，一时间城市陷入恐慌之中，市民谈肝色变，外地游客仓皇逃离，大饭店大酒店大宾馆的客房灯越关越多，最后关成一片漆黑。此时尽管市电视台、市日报。晚报等新闻媒体全力辟谣，谴责制造社会混乱的人，但灾难已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。这座城市的飞机场。火车站。长客站和码头安静下来，几家大浴场里也不见了往年的沸腾景象。对这百年不遇的沉寂，整个城市都惊呆了，人们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！事后有人感叹，这就是语言效应，这就是脆弱的餐饮业市场。到了秋天，银月的困境让人打蔫，现任副总丁倚见田达挺得难受，就说企业搞饭店，离市场还有段路要走。这时的丁琦，已经在银月干了将近两年，她对银月的前途有一定的看法。那次丁琦还委婉对田达说，就现在的外部气候和银月自身情况，可以考虑将银月转让，退步说可以找外商合作，变换模式，搞股份制，

不然银月面对市场，就会完全丧失竞争力，被别人挤垮是早晚的事。那时的田达也是累够了，银月风光时给他带来的那些美好感觉，如今是一点儿也重温不到了，他现在怎么看银月，都是一座华丽的大坟包。他犹豫犹豫地问丁琦卖的话，怎么卖？合作又有什么方案？丁琦说卖有人买，合作有人注入资金，田达想，原来丁倚的手早就搭在了银月的脉搏上。

两天后，田达带着两套方案，飞往A城汇报。那天局长邹波在办公室里听完田达的汇报后，手指点了一阵桌子，不慌不忙地说田经理，这时候出让银月，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经济头脑？跟外商合作，外商的胃口有多大你晓得吗？消化你那点股份时间有多短吗？想想吧，这几年里，我们一局跟外商合作，哪一次愉快了？沾便宜了？田经理，不要遇到点困难，就打退堂鼓，困难毕竟只是暂时的嘛。银月要适应市场变化没有错，但从另一个角度讲，银月是局里戳在你那里的一个对外窗口，因此说银月的作用也就不仅仅是挣钱，这就是咱们企业操持饭店的特殊性。还有，银月前前后后，一共安置了一百多名转岗下岗职工吧？要认识到这个数字的意义，就不是多少钱能解释清楚的。田经理，抬起头往前看吧，局里的九千万压在你那里，我这局长都没上火，你担什么心呢？噢，对了，那个小丁，不是蛮有脑子挺懂市场嘛，你把她调动好了，我想她会有办法叫你眉开眼笑。碰了钉子，田达倒也没怎么沮丧，因为这个结局他在来时就隐隐感觉到了。回来后，田达说泡汤了，丁琦流露出辞职的意思。田达愁着脸，好话相求，嘴角都说出了白沫子，丁琦才勉强说那就再试试吧。

太阳西沉，房间里的光线暗下来。柴占说局里的意思，是速

战速决，贺少仁随时可以飞来。老兄，你考虑一下，这事怎么跟你班子里的人通下气，分析分析，到时会不会冒出强调的异声？邹局长的态度很明确，银月要卖，但大家的情绪不能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，要稳定。田达捧着头说，九千万这个价，就怕到时有人生疑。柴占说，这个事说深说浅、说薄说厚、说冷说热，火候还不是你老兄的嘴控制。田达长出一口气，说从公司分流过去的百十号员工呢？柴占拢拢头说，贺少仁原则上接收。田达说，话是这么说，以后他三天炒一个，五天炒一双，失了业的人都回公司闹，叫我怎么收拾？说到这里田达有些伤感，为那些再就业的员工捏把汗。柴占倒过身，笑道，谈跑题了吧？哎老兄，丁琦那里，不会有什么麻烦吧？田达没接话，像在想什么。柴占扫了他一眼，不无暗示地说，我看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她这个副总，是你聘的。田达说，谁知到时她会是什么心态？柴占眯起眼睛，接上话茬，心态，你看她能是什么心态呢？田达说她在银月，扑腾得也快精疲力竭了。她刚接银月时，是银月历史最艰难的时期，她花了近一年的时间，才把银月的元气找回来。再往下你也知道，有人给这座城市制造了一个黑色夏季，如果老弟问我她那时的心态，我倒能说明白，她想走人。至于说她现在的心态，我不好说，这是因为从去年底到今年初，她在外面奔波了四十多天，到处找客源拉会议，前几天她还跟我说，今年暑期的床位，已经定出去三分之二了，再努努力，很有可能拉到一个肥得流油的大型商贸洽谈会。总之。她预测今年暑期的入住率会相当可观，银月没准就能打出个翻身仗。

听田达说完，柴占口里扯扯拉拉，但他却没说出什么。就在

两人都不开口的空当里，柴占的手机响了，柴占瞟了田达一眼。田达避开柴占的目光，站起来，打着哈欠朝卫生间走，说叫你说得我忘了一泡尿。柴占走到窗下接机，嗯，有事，哪能呢。柴占笑了，回下头，又道好好好，我明白，过半个小时我打你手机。嗯，嗯嗯。收线后，柴占脸色不错，点了一根烟。吞吐了几口，柴占意识到田达还在卫生间里，就说嘿老兄，往长江里滋呐？田达走出来说，压力大，流量小。柴占斜斜头，很无意地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。田达说，老弟，我这儿眼看着要划给三局了，你也管不了我几天了，今天就让我往死里表现表现吧。你说，晚上我怎么安排你？柴占抖着手，一脸苦相说，老兄，你就不能给我点自由？田达笑道，我是怕你寂寞呀！更怕路不熟，踩上地雷什么的。柴占说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四星级，我倒想寂寞，人家让吗？至于说地雷嘛，那是不见鬼子不挂弦，你看我像鬼子吗？田达点点头，问那明天呢？柴占挥手道，我谁都不想见了，明天我跟你联系。田达想想说，要这样，我就先回去了，琢磨琢磨后面的事该怎么办？，说着人已经走到了门口。就在田达准备开门时，柴占从后头抽冷拍一下他的右肩头，田达本能地扭过头，感觉柴占的目光里有内容。柴占说，公司划走了，但老兄……有可能留在一局。田达身子一颤，柴占的手离开他的肩头，接着说，就目前的情况看呢，局里不是没有适合你老兄的位置，问题是你是否愿意离开海边。老兄，晚上好好掂量掂量。田达咬咬嘴唇，感觉心都跳出了声。柴占抿抿嘴，刚刚拍过田达肩头的手，又拍到了田达的肩头，嘴里没发出任何声音。

吃过晚饭，田达坐在书房里，一根接一根吸烟。女儿出去补

习英语了，爱人也去了老院子扭秧歌，家里静得没有一点声音。唉，卖了，九千万！他嘟哝道，在一阵伤感的情绪中，不由得想起死去的儿子。这几年里，他一直认为儿子就在银月底下压着，银月是儿子的坟墓。

银月占用的这块地皮，早先托着的是公司在 70 年代末期兴建的一个工程储料仓库，到了 80 年代后期，仓库就被岁月蚀出了残破相，与周围的建筑物格格不入。进入 90 年代中期，这个破破烂烂的仓库基本上就不怎么使用了，库里的存货净是些没处可用的锈旧料，生人打此路过，会误以为这是个屯破烂的地方。公司曾打算收拾出这块地，盖几栋家属楼，但因资金紧张，家属楼一直是在嘴上盖来盖去。这期间，有家运输公司想租用仓库，田达当时挺动心，怎奈他是刚到任的书记，踩在公司里的脚印还不够深，所以经理不吭声，出租的事就黄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市里下来人谈城市整体规划时，田达的意见才能代表公司，因为他已经主事了，市里人说仓库那块地，经过市里多方论证，认为适合建设高档宾馆或大饭店，问公司有没有能力干，干不了就收回那块地。当年公司在此落户时，还是计划经济时期，那块地也是市里白送给公司的，现在市里想往回收，只要收的理由公司摇不动晃不倒，那也是没脾气的事。然而事太大了，田达没胆子决定那块地的命运，只好跑到局里请示。局里当然不同意往回收地，叫田达回去找市里有关人员咬咬耳朵，看看不建宾馆大饭店，起几栋商品楼行不行。田达就说，要是不愁钱，那里早起楼了。局里说你公司没钱，局里还没钱呀？于是田达不愁了，匆匆忙忙回来。一圈跑下来，田达找到了几个有关人员，但人家的耳朵死活